

# 《周易》“噬肤”发覆

周苇风

**摘要：**《周易·噬嗑》卦记载了中国早期商业活动和政府对市场的管理办法，六二“噬肤，灭鼻”讲的是商人因违背“禁令”而受到了割鼻的处罚。《睽》卦六五中的“厥宗噬肤”不是一件值得炫耀的光彩的事情，《象传》将“厥宗噬肤”视为“有庆”的兆头，是错解了经意。

**关键词：**噬肤；厥宗噬肤；灭鼻

**中图分类号：**B221

**文献标识码：**A

**文章编号：**1009-1017(2010)06-0043-04

“噬肤”一词，《周易》经文两见：1，《噬嗑》卦六二“噬肤，灭鼻，无咎。”2，《睽》卦六五“悔亡，厥宗噬肤，往何咎。”“噬肤”是什么意思？“厥宗噬肤”又当作何解释？《周易》以其辞简约，其义隐奥，向来“仁者见之谓之仁，智者见之谓之智”。（《系辞上》）笔者以为“噬肤，灭鼻”讲的是商人因违背“禁令”而受到了割鼻的处罚，“厥宗噬肤”是说其祖先在集贸市场上有过“噬肤”的不法行为。下试为论之。

《周易·噬嗑》卦六二“噬肤，灭鼻，无咎。”其中“噬肤”一词，王弼注云：“噬，啮也。肤者，柔脆之物也。”<sup>①</sup>关于“噬嗑”之义，《彖》曰：“颐中有物曰噬嗑。”王弼训噬为啮显然是承袭了《彖传》的说法。《周易集解》引虞翻亦云：“噬，食也。艮为肤为鼻，鼻没水坎中，隐藏不见，故噬肤灭鼻。”<sup>②</sup>《伊川易传》卷2：“噬，啮人之肌肤，为易入也；灭，没也。深入至没其鼻也。”<sup>③</sup>《朱子语类》卷71：“‘噬肤灭鼻’，肤，腹腴拖泥处；灭，浸没也。谓因噬肤而没其鼻于器中也。”<sup>④</sup>对于

“噬”义，古今学者几乎一致理解为吞咬。《噬嗑》卦卦辞言“利用狱”，《象传》亦云：“雷电噬嗑，先王以明罚敕法。”“噬肤，灭鼻”，王弼注：“啮者，刑克之谓也。”<sup>⑤</sup>若训噬为咬，则咬肉与惩罚有什么关系呢？高亨先生谓：“奴隶越其分而吃肉，触怒奴隶主而割其鼻。”<sup>⑥</sup>凭空臆想，羌无故实。《周易集解》引侯果：“居中履正，用刑者也。二互体艮，艮为‘鼻’，又为‘黔喙’，‘噬肤灭鼻’之象也。乘刚，噬必深。噬过其分，故‘灭鼻’也。刑刻虽峻，得所疾也。虽则‘灭鼻’，而‘无咎’矣。”<sup>⑦</sup>互体之说，穿凿附会，绝不可信，顾炎武《日知录》卷一“互体”条已驳之矣。<sup>⑧</sup>至于“噬过其分”，以至于“灭鼻”云云，更使人无法索解。金景芳、吕绍刚则承其说：“肤是禽兽身上与骨头不相联系的肉，如猪的下腩，这样的肉柔脆易咬，甚至嘴巴能咬进肉里，连鼻子也能没进去。‘噬肤’，是说用刑很容易就达到了使受刑人服罪的目的。‘没鼻’，是说用刑深严。”<sup>⑨</sup>对咬肉与惩罚之间关系的解释亦殊牵强。对于“灭鼻”，有不少学者认为应该理解为“没鼻”，即鼻子被遮掩，隐藏不见。释“灭鼻”为“没鼻”也是不对的。初九“履校，灭趾。”上

噬而易噬者。六二中正，故其所治，如噬肤之易。然以柔乘刚，故虽甚易亦不免于伤灭其鼻。”“噬肤灭鼻”之说，与《朱子语类》不同。见朱熹《原本周易本义》卷1，《四库全书》本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9年影印，第21页。

<sup>⑤</sup>《周易正义》卷3，第25页。

<sup>⑥</sup>高亨《周易大传今注》，齐鲁书社，1998年，第166页。

<sup>⑦</sup>李鼎祚《周易集解》卷5，第83页。

<sup>⑧</sup>顾炎武著、黄汝成集释《日知录集释》，岳麓书社，1994年，第7~9页。

<sup>⑨</sup>金景芳、吕绍刚《周易全解》（修订本）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5年，第193页。

①《周易正义》卷3，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》本，中华书局，1980年影印，第25页。

②李鼎祚《周易集解》卷5，《四库全书》本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9年影印，第83页。

③程颐《伊川易传》卷2，《四库全书》本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9年影印，第83页。

④黎靖德《朱子语类》，王星贤点校，中华书局，1986年，第1781页。朱熹《周易本义》：“祭有肤鼎。盖肉之柔脆，

收稿日期：2010-02-09

作者简介：周苇风（1969-），河南睢县人，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，文学博士，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生导师，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的教学和研究。

九“何校，灭耳”。《三国志·魏书·陈群传》：“《易》著剕、刖、灭趾之法。”<sup>①</sup>“灭趾”为古代刑罚，“灭鼻”、“灭耳”亦当是两种肉刑，“灭鼻”就是史籍常见的剕刑。《周易·噬肤》卦六二“噬肤，灭鼻，无咎。”“噬肤”是原因，“灭鼻”是结果，“噬肤，灭鼻”言因为“噬肤”行为而受到了“灭鼻”的处罚。

《周易·系辞下》：“日中为市，致天下之民，聚天下之货，交易而退，各得其所，盖取诸《噬肤》。”王弼注亦云：“噬肤，合也。市人之所聚，异方之所合。设法以合物，噬肤之义也。”<sup>②</sup>可见《噬肤》卦与早期贸易有关。《噬肤》卦六三爻辞“噬腊肉，遇毒，小吝，无咎”，《周易集解》引虞翻：“毒谓矢毒也。”<sup>③</sup>高亨亦云：“腊肉，干肉。遇毒，如干肉生虫，含有毒素等是。吝，难也。爻辞言：用齿咬干肉而遇毒，毒仅在口中，未咽入腹内，是有小小之艰难，未成灾咎。”<sup>④</sup>释“毒”为毒药、毒素，望文生义，未得确解。“毒”有治理义，《彖传》释《师》卦卦辞云：“刚中而应，行险而顺，以此毒天下，而民从之。”《释文》：“毒，徒笃反，役也。马（融）云：治也。”<sup>⑤</sup>《老子》第五十一章：“长之育之，亭之毒之。”王弼云：“亭，谓品其形，毒，谓成其质”。<sup>⑥</sup>“遇毒”实际指商人在集贸市场遇到政府管理。政府对市场的管理，手段不外乎“灭趾”、“灭鼻”、“灭耳”。《噬肤》卦初九“屡校，灭趾。”屡通屢，《史记·季布栾布列传》：“身屢典军。”《集解》引徐广曰：“屢一作屢。”<sup>⑦</sup>又“学”与“教”通用，《书·洛诰》：“乃汝其悉自教工。”<sup>⑧</sup>《尚书大传》卷4引“教”作“学”。<sup>⑨</sup>《礼记·学记》：“善教者使人继其志。”《释文》：“教一本作学。”<sup>⑩</sup>《老子》四十二章：

“吾将以为教父。”<sup>⑪</sup>“教”傅奕本及汉帛书甲本均作“学”。<sup>⑫</sup>“学”与“校”通，《汉书·韩延寿传》：“文学、校官、诸生。”颜注：“校亦学也。”<sup>⑬</sup>故“校”与“教”亦通，《庄子·说剑》：“王乃校剑士七日。”《释文》：“校本或作教。”<sup>⑭</sup>“屢校”即“屢教”。《说文》：“教，上所施下所效也。从攴从孝。”攴，小击也。可见“教”本身就带有体罚性质。至于屢教不改，则必加大处罚力度，故初九言“屢（屢）校（教），灭趾”，即削去脚趾。六二“噬肤，灭鼻”，“噬肤”为市场上一种不法行为，应该受到惩罚，于是“灭鼻”。“灭趾”、“灭鼻”相对于薄施惩戒的“教”自然严厉，但尚不至于危及生命，故云“无咎”。“何校，灭耳”则要严重多了。何与呵通，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：“陈利兵而谁何。”《索隐》：“崔浩云：‘何或为呵，何呵字同。’”<sup>⑮</sup>呵与苛通，《周礼·春官·世妇》：“而苛罚之。”《释文》“苛”作“呵”，<sup>⑯</sup>《通典·礼三十九》引“苛”作“呵”。<sup>⑰</sup>故“何”通“苛”，《史记·袁盎晁错列传》：“君能日饮，毋苛。”<sup>⑱</sup>《汉书·袁盎传》“毋苛”作“亡何”。<sup>⑲</sup>“何校”即“苛教”，商人遇到“何（苛）校（教）”自然凶多吉少。“灭耳”即割去耳朵。《说文》：“臠，军战断耳也。臠，或从首。”臠同臠。《诗·大雅·皇矣》：“攸臠安安。”《毛传》：“臠，获也。不服者杀而献其左耳曰臠。”“不服而杀献其左耳”，说明“灭耳”的处罚不但比“灭趾”、“灭鼻”严重，甚至还有生命之虞，所以上九爻辞说：“何（苛）校（教），灭耳，凶。”古代曾经“狱”、“市”合一，《周礼·地官》：“司市：掌市之治教、政刑、量度、禁令。”《噬肤》卦六二“噬肤，灭鼻”，“噬肤”之义虽不能确指，但无疑是集贸市场一种违背“禁令”的不法行为。

①《三国志》卷22《陈群传》，岳麓书社，1990年，第509页。

②《周易正义》卷8，第74页。

③李鼎祚《周易集解》卷5，第83页。

④高亨《周易大传今注》，第168页。

⑤《周易正义·释文》，第87页。

⑥刘孝标《辩命论》：“生之无亭毒之心。”李善注：“《老子》曰：‘亭之毒之，盖之覆之。’王弼曰：‘亭，谓品其形，毒，谓成其质。’”见萧统编，李善注《文选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6年，第2346页。

⑦《史记》卷100，百衲本《二十五史》（第1册），浙江古籍出版社，1998年影印，第240页。

⑧《尚书正义》卷15，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》本，中华书局，1980年影印，第102页。

⑨《尚书大传》卷4，民国十一年（1922）四部丛刊初编影印稿本，第52页。

⑩《礼记正义》卷36，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》本，中华书局，1980年影印，第295页。

⑪《老子》下篇，浙江书局辑刊《二十二子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6年影印，第5页。

⑫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《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76年，第67页。

⑬《汉书》卷76，百衲本《二十五史》（第1册），第527页。

⑭《庄子》卷10，浙江书局辑刊《二十二子》，第81页。

⑮《史记》卷6，第31页。

⑯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，民国十一年（1922）四部丛刊初编影印稿本，第118页。《周礼注疏》“苛罚之”引《释文》：“苛，谴也。”与四部丛刊初编影印稿本《经典释文》异，未知孰是。见《周礼注疏》卷21，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》本，中华书局，1980年影印，第146页。

⑰杜佑《通典》卷79，浙江古籍出版社，1998年，第425页。

⑱《史记》卷101，第241页。

⑲《汉书》卷49，第451页。

《睽》卦六五：“悔亡，厥宗噬肤，往何咎。”对此条爻辞的解释历来不一。从字义上来说，分歧主要集中在宗和肤的理解上。古人或释“宗”为主，如孔颖达：“宗，主也。”<sup>①</sup>或释“宗”为党，如《伊川易传》卷3：“厥宗，其党也。”<sup>②</sup>关于噬肤，王弼：“噬肤者，啮柔也。”<sup>③</sup>《西溪易说》卷八则认为：“古人有啮臂以相盟者，噬肤之谓也。”<sup>④</sup>近人高亨释“宗”为宗庙，“肤”为肉，“《说文》：‘宗，尊祖庙也。’《广雅·释器》：‘肤，肉也。’厥宗噬肤，疑指宴飨之事而言。古人宴飨之礼在宗庙行之。”<sup>⑤</sup>“登其祖庙吃肉，前往有何咎哉。”<sup>⑥</sup>在各种解释中，学者一般认为“高说较之旧注显然为优”。<sup>⑦</sup>高亨先生的说法不但看似合理，也有其文献根据。《象》曰：“厥宗噬肤，往有庆也。”《象传》的意思是，“厥宗噬肤”是判断“往有庆”的根据，将“厥宗噬肤”视作了“往有庆”的吉兆。如果真象高亨先生所讲，宴飨之礼行之宗庙，大家分肉而食，一团和气，“厥宗噬肤”自然是件喜庆之事。释“宗”为宗庙，将“厥宗噬肤”视作喜庆之事，是宗法观念的产物。宗法观念根基于同宗共祖，被涂上了一层脉脉温情的色彩，在封建社会尤为经学家津津乐道。《象传》一般说出于孔子，<sup>⑧</sup>对“厥宗噬肤”的阐释影响深远。如《汉书·董贤传》载汉哀帝免其舅丁明大司马诏：“朕惟噬肤之恩，未忍。”颜师古注云：“噬肤者，言自啮其肌肤。诏云为明是恭后之亲，有肌肤之爱，是以不忍加法，故引噬肤之言也。”<sup>⑨</sup>哀帝诏书“噬肤之恩”的说法显然取自“厥宗噬肤”，<sup>⑩</sup>并将“噬肤”一词与血缘关系联系起来。颜注将“噬肤”解作“自啮其肌肤”，并说丁明是恭后之亲，有肌肤之爱，自然也是受了《象传》的影响，是从宗亲关系的角度理解“厥宗噬肤”的。

《睽》卦卦辞：“睽，小事吉。”《序卦传》说：“睽者，乖也。”扬雄《法言》：“天下孤睽。”

晋李轨注云：“睽，犹乖离也。”<sup>⑪</sup>乖离，违背抵触、不谐不顺的意思。《睽》之上卦为离，下卦为兑。离为火，火炎向上；兑为泽，泽润向下。一个在上且向上，一个在下且向下，有二体相违之象。<sup>⑫</sup>卦辞中的“睽”字正是对卦爻画二体相违之象的解释。和《睽》之卦爻画不同的是，《睽》卦之卦辞不但言“睽”，而且言“吉”，这就是孔疏所说的：“虽乖犹可，故云小事吉。”<sup>⑬</sup>《睽》卦各爻爻辞是只言“睽”呢，还是既言“睽”又言“吉”呢？《睽》卦各爻爻辞由两部分组成，前面部分记载所见的人和事，后面部分断定休咎。断定休咎部分言“无咎”，言“何咎”，言“无初有终”，言“往何咎”，言“吉”，很显然与卦辞中的“吉”字相呼应，表达了“犹可”之义。而《睽》卦爻辞所记之人或事则照应了卦辞中的“睽”字。如初九“丧马勿逐自复，见恶人无咎”，丧马与见恶人，都是让人很扫兴的事。九二“遇主于巷，无咎。”高亨：“他乡做客，遇主人于巷中，则食宿有处，自无咎矣。”<sup>⑭</sup>高亨先生释“主”为主人，属望文生义。主，供奉死人的牌位，俗称神主。《谷梁传·文公二年》：“作僖公主。”注：“主，盖神之所凭依，其状正方，穿中央，达四方。”<sup>⑮</sup>九二“遇主于巷”和上九“见豕负涂，载鬼一车”，都属可惊可愕之事。六三“见舆曳，其牛掣，其人天且劓”，《周易集解》引虞翻：“黥额为天，割鼻为劓。”<sup>⑯</sup>俞樾：“天疑兀字之误。兀即 𠂔 之省， 𠂔 ，刖足也。”<sup>⑰</sup>无论“天”字作何解释，六三所遇终为匪人，亦初九“恶人”之类。九四“遇元夫，交孚，厉，无咎”，高亨：“交，俱也。孚，古俘字。厉，危也。”<sup>⑱</sup>柏惠尔·勒舍博士说：“对土人来说，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。那些在时间上接近的事件，即使是在彼此很远的地点发生，也很容易被他们认为是由因果关系连接起来的。”<sup>⑲</sup>出门遇见扫兴、不吉利的人和事，

(下转第91页)

①《周易正义》卷4，第39页。

②程颐《伊川易传》，148页。

③《周易正义》卷4，第39页。

④李过《西溪易说》，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
⑤高亨《周易古经今注》，中华书局，1984年，第271页。

⑥高亨《周易大传今注》，第339页。

⑦廖名春《楚简〈周易〉睽卦新释》，《周易研究》，2006年第4期。

⑧孔颖达《周易正义》卷首第六：“论夫子十翼”：“其《彖》、《象》等《十翼》之辞，以为孔子所作，先儒更无异论。”

⑨《汉书》卷93，百衲本《二十五史》（第1册），第572页。

⑩顾炎武《日知录》卷27谓：“《佞幸传》：‘朕惟噬肤之恩未忍。’是取《易·睽》六五‘厥宗噬肤’，言贵戚之卿，恩未忍绝。”见顾炎武著、黄汝成集释《日知录集释》，岳麓书社，2005年，第965～966页。

⑪汪荣宝《法言义疏》卷14，中国书店，1991年，第7页。

⑫《周易集解》卷8引郑玄：“睽，乖也。火欲上，泽欲下，犹人同居而志异也，故谓之睽。”虞翻亦谓：“离火炎上，泽水润下也。”见李鼎祚《周易集解》，第123页。

⑬《周易正义》卷4，第38页。

⑭高亨《周易大传今注》，第254页。

⑮《春秋谷梁传注疏》卷10，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》本，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，第40页。

⑯李鼎祚《周易集解》卷8，第125页。

⑰俞樾《群经平议》卷1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78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年，第16页。

⑱高亨《周易大传今注》，第254页。

⑲转引自[法]列维·布留尔著，丁由译《原始思维》，商务印书馆，1997年，第66页。

房，至康熙六十一年康熙帝驾崩，正好八年。张照在康熙身边的八年中，除了每年一度的扈从热河避暑，参与编纂各种书籍等活动外，还有扈从康熙帝祭陵等与康熙帝有直接关系的活动。

康熙五十二年三月，康熙帝六十岁时，张照曾作《万寿诗》和《万年宝历诗》以为康熙圣寿。《万寿诗》云：“凤纪璇图远，龙飞宝历昌。泰阶调玉烛，南极耀珠铉。至德侔羲昊，神功迈汉唐。诞敷文教讫，奋伐武威张。异地争臣属，无雷尽享王。车书一统盛，礼乐万年长。义路遵平荡，恩膏布濊汪。……”《万年宝历诗》凡四首，亦为颂扬康熙帝文治武功之阿谀语。当时词臣做此类诗歌绝非张照一人，张照此诗为康熙帝所关注的可能性似乎不是很大。

康熙六十年二月张照曾扈从康熙祭祀孝陵、孝东陵，并作《随驾谒陵恭纪诗》。同年十一月，奉命祭祀景陵，作《辛亥十一月十三日，奉命陪祀景陵恭纪。臣昔行年三十一，忝备先皇禁近臣》诗云：“先皇御极六十载，明年凤纪在壬寅。功成治定身弗有，本仁让善归于亲。下诏辞贺却尊号，躬诣陵寝肃明烟。九天属车八十一，载笔载言虬虱身。鼎湖龙去攀不得，圣日华耀庆重轮。永言孝思制礼备，景陵祀典崇忌辰。仿佛汉代上计吏，王公卿相来骏奔。昨来下马石阴道，俯仰今昔倏十春。今朝愚贱一掬旧，复洒桥山松柏根。廻思百忆万黔首，兹日追慕同悲辛。幸随班行敬瞻拜，昆虫曷答皇天仁。”

虽为颂圣语，然较前《万寿诗》、《万年宝历诗》又有不同。这些诗歌，系张照扈从康熙时所作，期间也自会将诗呈给康熙，康熙对张照的诗文才能也自有认识。

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，康熙帝驾崩。张照作《圣祖仁皇帝挽词四章》曰：“甲日时加戌，龙髯欲坠弓。还移小楼辇，亟入未央宫。九陌高悬月，织尘不动风。如猿还似鹤，隐隐唳苍穹”（其一）；“洮颡申天命，艰难属帝尧。褰裳辞万国，传带定三朝。大训金縢在，遗麻玉几昭。杞忧从戊子，见睨雪方消”（其二）；“孩之六十载，失母轶锥悲。一夕地皆缟，群号天欲歔。放勋殂落岁，虞后陟方时。古史如能作，事当举问之”（其三）；“臣本吴幽介。书名十九龄，南宫亲舜日，东壁与天星。八载随巡幸，今宵隔杳冥。六臣齐恸哭，龙影没风霆。”（其四）<sup>①</sup>词义悲婉，可见其哀。

张照能在乾隆朝被乾隆帝列为“五词臣”之一，可见其诗词在当时有着一定的影响。而今所见几首与康熙有关的诗，多为颂扬康熙帝的文治武功，于诗词自身而言了无实际意义。然哀康熙帝驾崩的四首诗中，有数句能见张照哀婉痛心及对康熙帝的情意，也是张照与康熙之间关系的见证。

<sup>①</sup>张照《得天居士集》，道光戊申秋重刊本。

（责任编辑：黄云鹤）

## （上接第 45 页）

对人的心理极易产生一种暗示：它们与生活中的乖离不顺可能有某种神秘的因果关系。《睽》卦之爻辞正是通过记载扫兴、不吉利的人和事表达了卦辞中“睽”的思想。

六五：“悔亡，厥宗噬肤，往何咎。”和《睽》卦其它爻辞一样，此爻爻辞也由两部分组成：“厥宗噬肤”是所遇之人和事，“往何咎”则是对遇见“厥宗噬肤”一事休咎的断定。按常理推断，《睽》卦其它爻辞都是围绕着卦辞中的“睽”与“吉”表达好事多磨、虽乖犹可之义，《睽》卦六五自然亦应如此。“往何咎”，只是说“无咎”，照应了卦辞中的“吉”字，并不含“有庆”之意。“厥宗噬肤”亦当是“见恶人”、“见豕负涂，载鬼一车”之类，只有这样才能与卦辞中的“睽”字保持一致。在先秦“宗”有祖宗、祖先的含义，《左传·成公三年》：“若不获命，而使嗣宗职。”杜预注：“嗣其祖宗之位职。”“厥宗噬肤”之“宗”应当解释为祖宗、祖先。“噬肤”是一种不法行为，“厥宗噬肤”言其祖先在集贸市场上违背过某种“禁令”，

可能还因此遭受了“灭鼻”的惩罚。因此，我们认为“厥宗噬肤”绝对不是一件值得炫耀的光彩的事情，更没有一丝宗法观念、肌肤之爱在里面。

灭鼻是先秦时期常用的一种肉刑，又被称作“劓”。《左传·昭公元年》载：“夏刑则大辟三百，膺辟三百，宫辟五百，墨、劓各千。”周穆王时甫侯（吕侯）修定刑制，亦有“墨罚之属千，劓罚之属千”（《尚书·吕刑》）的明确规定。先秦时期中原割鼻盛行，以至于崔寔《政论》有“秦割六国之君，劓杀其民，于是赭衣塞路，有鼻者丑”的记载。作为对违背“禁令”的惩罚，“噬肤，灭鼻”在后人看来似乎过于严厉，但在当时不过是薄施惩处，且司空见惯。“噬肤，灭鼻”对当事人来说已堪称“无咎”，对其后代的负面影响自然更加有限。《睽》卦六五：“悔亡，厥宗噬肤，往何咎。”不过就一种品行状态作吉凶推断：在劓刑运用广泛的《周易》时代，即便“厥宗噬肤”，往有何灾哉？

（责任编辑：刘兵）